

文獻通考

六十八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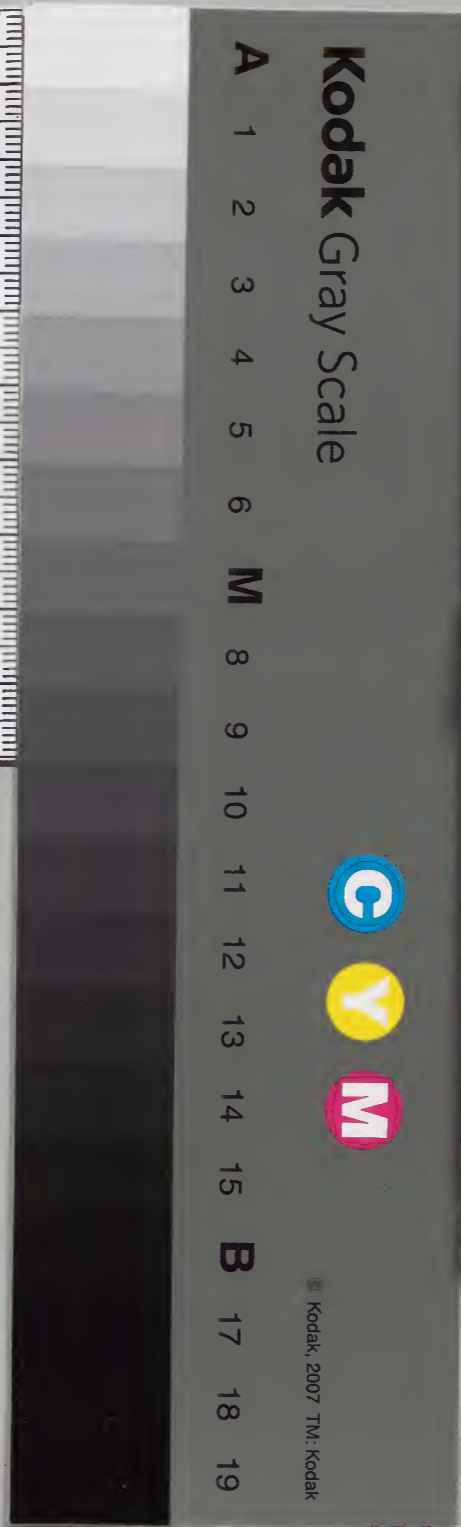
郊社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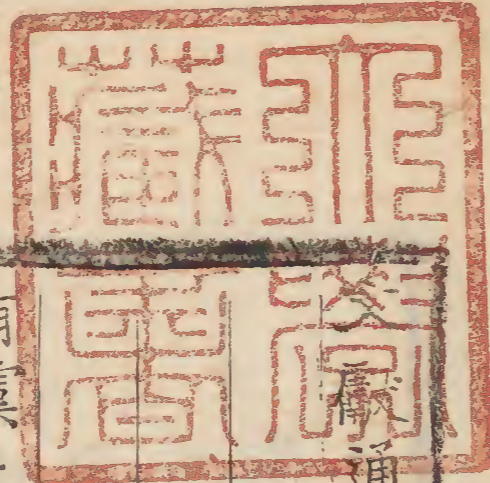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六〇〇號	一二函	四架	一五〇冊
------	--	------	-----	----	------

內閣文庫		漢書類	六〇〇號	一二函	四架	一五〇冊
------	--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0
冊數	140	(31)
函號	294		6	

廿百四十





通考卷之六十八

鄱陽馬

端臨

貴與著

淺草文庫

郊社考

郊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學祖顓頊而宗堯

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

商人禘學而郊冥祖契而宗湯

周人禘學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鄭氏註祭法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

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

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耳

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

正義曰鄭玄以祭法有周人禘嘗之文遂變郊為祀感生之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周為木德威仰木帝言以后稷配蒼龍精也王肅駁之謂漢世英儒自董仲舒劉向馬融之倫皆言周人祀昊天於郊以后稷配無如玄說配蒼帝也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昊天有成命郊祀上帝則郊非蒼帝通儒同辭肅義

以為唯郊是祭天禘者宗廟之殷祭郊即圜丘圜丘即郊以所在言之謂之郊以所祭言之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也祭法所謂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郊特牲曰周之始郊日以至此言冬至祭圜丘而謂之郊者以圜丘在郊故也

揚氏曰愚按大司樂冬至圜丘一章與禘祭絕不相關而註妄稱圜丘為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爾而註皆指為祀天大傳禮不王不禘一章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只及其太祖大夫惟有功始禘其高祖所論宗廟

之祭隆殺遠近爾於祀天乎何與而註妄指
為祀感生帝竊嘗疑鄭康成博洽大儒解釋
他經最為有功及註此三章則同歸於誤其
病果安在乎蓋讀祭法不熟而失之也夫祭
法歷叙四代禘郊祖宗之禮禘文皆在郊上
蓋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乎嚳禘之所及者
最遠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
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為祀天圜丘以嚳配之
以大傳之禘為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
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
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強析之而為祀
天兩義遂分圜丘與郊為兩處昊天上帝與

感生帝為兩祀嚳配天與稷配天為兩事隨
意穿鑿展轉枝蔓何其謬耶又以祀五帝五
神於明堂而以文王武王配之謂之祖宗夫
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嚴
父之義也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
配於理自不通矣况祖宗乃二廟不毀之名
於配食明堂何關焉夫因讀祭法一章之誤
而三章皆誤不惟三章之誤而已又推此說
以釋他經者不一而止疏家從而和之凡燔
柴升煙樂舞酒齊之類皆分昊天與感生帝
為兩等馴至隋唐之際昊天上帝與感生帝
三祀常並行而不廢唐世大儒杜佑作通典

感於鄭註大傳之說亦以感生帝與昊天上
帝並列而為二是又讀大傳本文不熟而失
之也明堂襲鄭氏祖宗之義而以二帝配侑
或三帝並配者蓋有之矣幸而王肅諸儒力
爭之於前趙伯循與近世大儒辨正之於後
大義明白炳如日星而周公制作精微之意
可以復見不然則終於晦蝕而不明矣可勝
歎哉

按祀天莫大於郊祀祖莫大於配天四代
之郊見於祭法經文簡略後之學者莫不
求之鄭註而註之叢雜牴牾如此先儒謂
其讀祭法不熟見序禘於郊之上於是意

禘之所祀者亦天也故盡以為祀天然康
成漢人也西漢之所謂郊祀蓋襲秦之制
而雜以方士之說曰太一曰五帝叢雜而
祀之皆謂之郊天太史公作封禪書所序
者秦漢間不經之祠而必以舜類上帝三
代郊祀之禮先之至班孟堅則直名其書
曰郊祀志蓋漢世以三代之所謂郊祀者
祀太一五帝於是天為有六以祀六帝
為郊自迂固以來議論相襲而然矣康成
註二禮凡祀天處必指以為所祀者某帝
其所謂天者非一帝故其所謂配天者亦
非一祖於是釋禘郊祖宗以為或祀一帝

或祀五帝各配以一祖其病蓋在於取識
緯之書解經以秦漢之事為三代之事然
六天之祀漢人崇之六天之說迂固志之
則其謬亦非始於康成也愚嘗著漢不郊
祀論見所叙西漢事之後

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易說曰三正夏
而畫寅之夜分而日長也○正音征兆於南郊就
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
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
也騂息營反○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
之用夏正魯示先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齋
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

戒自新耳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
禮以言周事○疏曰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
此為周郊上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謂周之郊
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謂周之郊
者以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
為始也鄭康成則異於王肅上文云迎長日之至
自據周郊此云郊之始用辛據魯禮也言郊用辛日
者取齊戒自新之始對建寅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
於冬至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
氏曰冬至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
長故也周之始郊天所以迎長日之至也謂周之郊
辛故也周之始郊天所以迎長日之至也謂周之郊
事故也周之始郊天所以迎長日之至也謂周之郊
向漢之大儒又在鄭氏之前鄭氏不從其言必以
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
之始郊為建寅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謂周之
緯之說以周至禘圜丘則冬至不得復有郊故用易
至者非周之始郊乃魯外也夫此章本文明言周
之始郊今乃以周之始郊為魯豈不繆哉○又按聖
王肅與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據禮記曰
冬至之月據周禮圜丘則用冬至之日據禮記曰

用辛則冬至不常在辛似用冬至之月如鄭註云
至日也須用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

而且服未郊故未服大裘喪者不哭不敢凶服記掃
反道鄉為田燭記曰郊祭之本亦作汎掃素報反○

謂郊內六鄉也當界廣掃新道也鄉為田燭者鄉

非有王命而民聽上結喪者不哭以下至此並

化王嚴上故也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謂有日月

旒則天數也璪音早○天之乘素車貴其質也旒

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
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曰明謂則之以示人也○疏
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
大報本反始也物本於天論祖配天也義人本於祖
蓋所以報謝其本反始者及其初始謝其恩謂之
謂之反初

長樂陳氏曰先王祀天有文以示外心之勤

有質以示內心之敬故因丘掃地陶匏藁秸

而設日月四圭有邸八變之音黃鐘大呂之

鈞此致其文飾以示外心之勤也然則內服
大裘以因其自然外被龍衮戴冕藻以致其
文飾不以內心廢外心不以自然廢文飾然
後事天之禮盡矣

山陰陸氏曰周禮祭天王乘玉輅建太常特
牲祭天王乘素車建大旂則祭天之禮有兩
旂兩車也蓋乘玉輅建太常者即道之車也
祭之日馭以適郊乘素車建大旗者即事之
車也祭之時馭之以赴壇何以知其然也曰
巾車王之玉輅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
有二旂以祀則凡王之祭祀無所不乘矣祭
天者禮之至也而乘泛祭之玉輅以祭之以

物則非文以志則非敬非禮意故知乘素車
建大旂以祀之而玉輅者乘之以適郊固有
兩車也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謂以
郊祭天也

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

蟄而郊郊而後耕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
郊郊而後耕是祈穀之後躬

耕帝籍○疏曰夏小正曰正月啓蟄其傳曰言
始發蟄也故漢氏之始以啓蟄為正月中雨水
為二月節及太和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
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以迄于今踵而不改

楊氏曰愚按正月郊祭天此鄭註所謂夏正
之郊祭感生帝者也學者當以聖經賢傳為
信攷之月令之書周頌之詩左傳孟獻子之

言則曰祈穀于上帝夫上帝即昊天上帝未
聞有感生帝之說也曰祈穀又曰祈農事可
知其為祚穀之郊未聞正月又有大報天之
郊也愚於祀天禮辨之已詳矣鄭氏月令註
引易緯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之說以證正月
之有郊又引后稷祈農事之說以見因郊而
又祈穀牽合二說而通為一說此鄭氏一人
之說論非聖經之本意天下之公言也是以
諸儒咸不以為然更漢魏歷晉宋至於齊梁
陳數百年之久其說未行也及北齊諸儒識
見鄙闇始取其說而行之於是昊天上帝與
感生帝分為兩祀祈穀與祭感生帝合為一

說隋唐承用其說至于今而不廢推原所自
是誰之過與然正理在人心萬世不磨邪說
終不能勝也必也知冬至之郊為大報天正
月之郊專為祈穀二郊不同而皆配以后稷
則註家誣蠹之說可以一掃而先王祀天之
大典始昭然而可見矣

按古者一歲郊祀凡再正月之郊為祈穀
月令及孟獻子所言是也十一月之郊為
報本郊特牲所言是也

家語定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
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
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

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郊之牲器若何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惟具註見祀天牲牢條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掃地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無可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何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問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於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

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汎埽清路行者必止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衮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楊氏曰按此章言天子被裘象天既至泰壇脫裘服衮以臨燔柴不知然否春秋宣三年公羊傳曰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祖謂稷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匹合也無所與會合則不能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

詩序曰郊祀天地 記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

因名山升中于天

名猶大也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狩至于方岳燔柴祭天

告以諸侯也因吉土以饗帝于郊

而居之上也饗

帝于郊以四時之所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

兆祭於四郊者也

假功成而太平陰陽

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

時五帝主五行五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序也五行木為兩金為賜火為煖水為寒土為風

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燔柴於泰壇

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周禮凡樂圜鐘

為宮冬至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

天神皆降凡樂函鐘為宮夏至日於澤中之方

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亦雅曰邑外謂之郊又曰非入

為謂丘

陳氏禮書曰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

南郊之丘也丘圜而高所以象天此所謂為

高必因丘陵也祭地於北郊而澤之方丘者

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此所謂為

下必因川澤也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

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言壇則知泰折

之為坎言折則知泰壇之為圜言泰則大之

至也言壇折則人為之也祭祀必於自然之

丘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為之壇折所以盡

文宗廟之禮瘞埋於兩階之間則壇必設於

圜丘之南折必設於方丘之北矣燔柴以升

煙瘞埋以達氣則燔必於樂六變之前瘞必

於樂八變之前矣先王燔瘞於郊丘其牲角

繭粟其牲體全胥國盛曰郊禘其事有全胥其羹其器犧

尊疏布翬禫杓豆登鼎俎簠簋匏爵之類詩曰

于豆于登記曰器用陶匏大宗伯凡祀大禘祭大示滌王鬯省牲鑊奉王盞記又曰以共

二帝之案盛國語曰天子親春其藉蒲越藁

結記曰莞簟之尚其樂歌黃鐘大蕤奏大呂應

鐘其舞雲門咸池其鼓雷鼓靈鼓其車玉輅

素車其旂大常其服大裘袞冕其搢執則大

圭鎮圭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示北面王南

面而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記言祭社

鄉於北牖下答陰之義惟北則園丘之上王

北鄉可知也記又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

郊主日猶王燕則主膳夫王之位固東西設矣郊

法見君則主侍人皆致嚴於尊而郊祀於卑

也其禮不過因其自然以報本反始教民嚴

已上而古者郊祀大略如此而已更秦則興郡

密上下之四時以祠五帝至漢則增之以北

時以祠五帝秦之祠天不於園丘謂天好陰

而兆於高山之下其祠地不於方丘謂地貴

陽而兆於澤中之園丘漢之祠天不於南郊

而於甘泉其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河東

以至壇有八觚後世壇有八陛祀天其上秦

意席有六采樂有玉女車有鸞輅駢駒龍馬

一切侈靡而匡衡劉向之徒邪正異同之論

蠡起一時元始之間繆戾尤甚春則天地同

牢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郊光武兆

南郊於雒陽之陽兆北郊於雒陽之陰其禮

儀度數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墮廢殆
盡良可悼也

右經傳所載古郊祀之禮

周禮以蒼璧禮天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
禮類璧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神必象
黃蒼玄皆是天色故用蒼也此以王禮神當實柴
之節也○楊氏曰天皇大帝亦出於星史在六經
無所見○牲幣放其器之色人飲酒有酬幣○幣以從爵若
聘禮饗時亦有酌幣之從爵也○春官宗伯曰
酌以禮禮天子幣所為證謂王親自執王幣與于神
器以禮禮天地四方為證謂王親自執王幣與于神
座以禮禮神也大宗伯註疏又云然經但云牲幣各
尸之幣是禮神酬尸各幣也然經但云牲幣各
放其器之色則幣一而已禮神註疏又云別而為二恐未
必然也○又按通典云禮神之疏王以蒼璧為牲幣及
幣各隨王色幣用縮長丈八尺通與之說蓋取鄭
玄註聘禮釋幣制云制丈八尺疏云若作制幣者

每表丈八尺為制合為

郊特牲疏曰郊所以用特牲者天神至尊無物可

用牲于郊牛二是也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又國語

楚語曰郊祭天特牲也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又國語

不遇繭栗○郊事則有全烝而升之○全其牲體

○陽祀用騂牲毛之騂私營反○騂牲赤色毛於

南郊及鄭氏謂以蒼璧禮天○又祭法曰用騂牲

則當用蒼犢祭法乃云用騂牲其色不同故以蒼

璧蒼犢為祀昊天上帝兩家問難全陰陽五行具備

不備郊所愚竊以理推之天道渾全陰陽五行具備

不備郊所愚竊以理推之天道渾全陰陽五行具備

色赤故說卦曰乾為大赤遠望則其色蒼純陽則其

如夏用玄牡設用白牡亦分天之道與郊為二則諸

儒辨之○郊血疏曰崔氏云周禮之郊法始於燔

薦於尸坐之祀前也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皆解

郊血義血氣也夫熟食有味者為人道用血也
近而天神尊貴事宜極敬不褻近故用血也
用血是貴氣而不重味故云貴氣臭也○郊特牲
○又禮器郊血疏曰凡郊與大饗三獻之屬正祭
之時皆有血有腥有爛有熟此云郊血周語云禘
郊之事則有全膏是郊祭天有熟也○郊則有腥
可知也○後設腥與熟雖以郊為主其祭之先後郊則
先設血後設腥與熟雖以郊為主其祭之先後郊則
○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天養牲必養二也○疏曰
養二以擬祭也若帝牛不吉或死傷矣為配故養牲
為猶用也為用稷牛而為帝牛其祭稷之牛臨時
別取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滌音迪○滌
處搜所流反○疏曰此覆上文帝牛不吉而取稷
牛之稷牛已滌三月也其祀稷之牛臨時別
故取稷牛唯具○郊特牲○此上祀天之牲
取故云稷牛唯具○郊特牲○此上祀天之牲
酒正辨五齊曰泛齊醴齊盎齊緹齊沈齊泛齊才
細反盎烏浪反湜音體○泛者成而洋泛泛然醴
成而汁滓相將湜成而翁翁然葱白色緹者成而
紅赤沈者成而滓沈○自醴以上尤濁盎以下差
清其象類則然古之法或未可盡間疏三酒事酒

酌有事之人謂於祭末早賤之人亦於祭末群臣陪
釀乃熟故名昔酒酌無事之人亦於祭末群臣陪
位尸酢賓長不敢與王之臣共器同酌故酌清以
尸酢春成清酒又久於昔酒况之釀接夏成五齊三
釀接春成清酒又久於昔酒况之釀接夏成五齊三
酒俱用林稻麴蘖但三酒味厚人所飲也五齊味
薄所以祭也通言之齊亦曰酒故禮云醴酒醴酒
其也始則其氣泛然次則有酒之體○陳氏曰齊之
作也始則其氣泛然次則有酒之體○陳氏曰齊之
浮久則赤辨三酒曰事酒昔酒清酒有謂事酒酌
昔酒今之酋久白酒釀接夏而成大祭三貳
也清酒今之酋久白酒釀接夏而成大祭三貳
三貳王服大裘袞冕所祭也○羣人祭祀以疏布
中羣八尊○羣莫歷反○天無灑唯者五齊三酒實於
八尊疏布者大功布為羣覆此八尊此據正尊而
言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則十六尊皆以疏
布羣之也又曰鄭知此經祭是祭用六彝即知此
其下經畫布羣六鼻是宗廟之祭用六彝即知此
疏布羣八尊無灑是地可知尚質之義也○四望以
川社稷林澤皆用疏布皆是尚質之義也○四望以

畫布中罍六彝○疏曰天地亦稱大羹不和犧

尊疏布鼎禰杓字音舉和胡卧反犧素何反王如

腥但煮肉而飲其汁未和無鹽梅也太古初變

儀牛禰杓者禰白理木也貴素故用白理木為杓

○禮器○揚氏曰周禮司尊彝有六尊犧尊象尊

壺尊若尊大尊山尊其尊各兩相對則十二尊也

杓則知祭天八尊專用何尊禮器言犧尊疏布鼎

勺為其○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秬鬯不和鬱者

此直共秬鬯之酒無鬱也○春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

以事上帝此疏曰案小宰註云天地大神至若不裸

不鬱謂之鬱鬯鬱人所掌是也祭宗廟而灌也若

相黍為之○表記○已上祀天酒齊盛以

蒲越藁鞮明郊特牲○莞簟之安而蒲越藁鞮之尚

音活藁古老反鞮○簡八反○蒲越藁鞮藉神席也

明之者神明之也○疏曰凡常居下莞上簟祭天

為祭天席蒲越藁鞮越為配帝席俱藉神也○器用陶

匏陶謂瓦器謂酒尊○郊特牲○而禮稷大牢

疏曰其祭天之器則用陶匏○郊特牲○而禮稷大牢

屬故詩述后稷郊天云于豆于陶匏○郊特牲○而禮

曰登是用匏註云儉以質祭天尚質故酌亦用匏為

酌之用匏註云儉以質祭天尚質故酌亦用匏為

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印盛于豆于豆于登

瓦曰登豆薦菹醢也于登薦大羹也○印盛于豆于登

何也亶誠也我后稷盛于登薦大羹也○印盛于豆于登

香始上行上帝則安而歆享之何芳臭之誠得其馨

時乎美之行也○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大雅生民

詩○陳氏曰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

謂之籩瓦豆謂之豆○籩豆用木天地之籩瓦豆

瓦然詩述祀天之禮言于○鼎聖人亨以享上帝

豆于登卦○祀天有木豆矣○鼎聖人亨以享上帝

易鼎卦○祀天有木豆矣○鼎聖人亨以享上帝

上祀天之器○祀天有木豆矣○鼎聖人亨以享上帝

上祀天之器○祀天有木豆矣○鼎聖人亨以享上帝

上祀天之器○祀天有木豆矣○鼎聖人亨以享上帝

四圭有邸以祀天
中邸中央為禮反又音帝○鄭司農云
成出故也或說四圭有邸於四角也○著直略反
○疏曰司農云於中央為壁謂用一犬玉琢出中
央為壁形亦肉倍好為之四面琢各出一圭璧之
六尺圭之長短無文天子以十二為節蓋四廂圭
與大圭長三尺又等故云一玉俱成也云或說四
圭有邸有長四角也者此說四角即短矣以無正
文故也釋之也○春官典瑞○圭尺有二寸以祀大
也王人其事其工也與瑞所掌之官也王人之事
疏曰先鄭云中央為壁圭著其四角一王俱成又
云圭末四若出然此尺二寸者末知壁在中央通
兩畔總計為尺二寸未除壁之外兩則之圭各
有一尺一寸據下裸圭尺有二寸而言則此四圭
無文不可強記也○江都集禮徐乾議曰周禮既
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又云蒼璧禮天兩玉不
而並云祀天是有二天可知也徐邈曰壁以禮神
圭以自執故曰植壁秉圭非圓丘與郊各有禮神
之說或曰徐邈植壁圓色蒼所象天有破註疏二天

圭有邸亦所以象天非王所執之圭也伏觀國朝
會要禮制局言以蒼璧禮天四圭有邸以祀天蓋
蒼璧以象天四圭有邸以祀天蓋
四圭有邸以象天四圭有邸以祀天蓋
薦獻之時蓋一祭而兩用也此義與徐
邈不同姑兩存之○已上係祀天之玉

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

欲觀活入之象日月星辰人之冕服之章舜欲觀
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人之冕服之章舜欲觀
焉華虫五色之也希讀為絺或作蕭字之誤也王相
以章之是也希讀為絺或作蕭字之誤也王相
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
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
其神明也○疏曰玄謂書曰至希繡兩云此古天
子冕服十二章之章舜欲觀焉者欲明舜時十二
周無其明也○疏曰玄謂書曰至希繡兩云此古天
者取其明也○山取其人也○古人必為日月星辰
取其文也○理作績者績畫也○衣是陽至輕浮畫亦
輕浮宗彝者據周之績畫也○衣是陽至輕浮畫亦
則虞時有雌彝虎彝可養人黼謂白黑為形則斧
其明粉米取其潔亦取斷割焉黻謂刺繡為形則斧
之近刃白近黑取斷割焉黻謂刺繡為形則斧
已相背取臣民背惡向善希繡者謂刺繡為形則斧

卷之六十五

早○天之大數不過十○二○過音古
禾反○郊特牲○已上王祀天裘冕

王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

此陽樊步干反存音留○疏曰外內大小祭祀皆用
太常疏曰乘王路則建大常○夏官節服氏衮冕
六人維王之乘王路則建大常○夏官節服氏衮冕

見之以禮○疏曰並詳○大馭掌馭王路以祀及犯

較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較遂驅之

右反○行山曰較犯之者封王為山象以菩芻棘
相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轡之而去喻無險難也王
由左馭禁制馬使不行也○疏曰此據祭天之時
故有犯較之事云犯較者出國門封土為山象鄭
亦當然云菩芻棘柏為較壇原三寸廣五尺此道祭
用其中一詳見祭物篇車旗條○乘素車旂十有

二旂龍章而設日月

貴其象天之質也所建之旂十有二旂○禮畫龍為章
而設日月象天數十二也○郊特牲○禮器大

繫纓一就疏曰殷並質以大为車無別飾乘以

祭天謂之大路也○疏曰殷並質以大为車無別飾乘以

織之曰纓五色一曰就成也○言五色一曰纓

車既樸素故馬亦少飾止一就成也○言五色一曰纓

大路殷祭天之特牲也○越音活○又桓公祭天本質素故

素車蒲席也○疏曰越音活○又桓公祭天本質素故

路越席疏曰越音活○又桓公祭天本質素故

以王路為大路揚氏曰又按中車一曰王路為大路故

註疏不同姑兩存之○又按中車一曰王路為大路故

郊特牲曰乘素車禮器曰大路素車者越席二說不

同夫子曰乘素車禮器曰大路素車者越席二說不

以金玉者周制郊特牲禮器曰大路素車者越席二說不

言蓋有所據使周亦乘素車則孔子不曰乘殷之

輅矣○已上王

大司樂大合樂分樂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

祀天神○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凡

樂園鐘為宮黃鐘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

雷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

雷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

地上之園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

禮矣園鐘夾鐘也夾鐘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為大

以天是陽還於陽生之日祭之也○春官○註疏

詳見祭物樂條○陳襄奏議曰夫祀天必以冬至

震之以其陽氣來復于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鐘于

以象天也三洗為羽各一變合陽奇之數也○

鼓人以雷鼓鼓神祀雷鼓八面鼓也神祀天神也

右祀天禮物樂舞

前期十日大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脩前期十

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誓戒重失禮也其所當共

七日致齋三日執事宗伯大卜之屬○天官○又戒百

官以始齋○散西恒反齊側皆反○天官○又戒百

大疏曰大宰不常祭祀故大宰伯大卜之等而巳此

師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事於祭者也○肆

祭之夕疏曰云卜日宿為期則是卜前之

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

書而協事與之執當禮書協合也○疏曰戒謂散

錯物有不供也○小史大祭祀讀禮法也○天官○

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禮治猶簡習也豫

當以詔相三○疏曰大號神號大祝是事神之入

知是詔太祝善祝版之辭也詔相者謂未至之時

則又相之及其行○春官○齊右掌祭祀前齊車

齊車立於馬前備驚奔也揚氏曰前期十日乃散

齊之初此齊右前齊車謂齊時所乘金路也又荀

子曰端之服及所乘之路也○夏官○齊服有玄

端服○齊則結佩而爵鞞結側耕反○結屈也

在事也爵鞞齊服玄端○疏曰齊則結佩屈也謂

總包凡應佩王之非惟世子結佩屈也謂

爵鞞為鞞也而屈上之世而爵鞞諸侯以下皆以玄

端齊而以爵○韋為韞以士禮以其齊王齊日三

故不用朱韞素韞也○義或然也○土藻齊致齊

舉鄭司農云齊時必變食○疏曰齊謂散齊致齊

夫○論語齊必變食居必遷坐必遷坐朱子註曰○王

王齊則共食玉鄭司農云三齊當食之○天官膳

○鬯人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給王齊以鬯為洗

此亦給三洗浴使三酒可飲之物明○春官

傳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

義也敢專輒故先告祖而卜○疏曰郊事既尊不

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故

是也作龜于禰宮者作灼也禰宮禰廟也先告

祖受命又至禰廟卜之也尊祖親考之義也先

考亦禰也尊祖故受之命宜由尊考出親禰

宜就親近是事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

教諫之義也必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既卜

之○以禮也禮器曰舉賢而置之聚眾而誓之是

也○疏曰王在于澤宮中以射擇士故因呼名

為澤宮也王于澤宮中射以擇賢者為

助祭之人鄭註鄉射注云嚮之取也於困中勇

禮之取也今鄭註鄉射注云嚮之取也於困中勇

舊章齊戒之禮王又親聽受命又立澤聽誓是受諫

也○疏曰王在于澤宮中以射擇士故因呼名

也○疏曰王在于澤宮中以射擇士故因呼名

也○疏曰王在于澤宮中以射擇士故因呼名

也○疏曰王在于澤宮中以射擇士故因呼名

也○疏曰王在于澤宮中以射擇士故因呼名

也○疏曰王在于澤宮中以射擇士故因呼名

也○疏曰王在于澤宮中以射擇士故因呼名

也○疏曰王在于澤宮中以射擇士故因呼名

也○疏曰王在于澤宮中以射擇士故因呼名

也○疏曰王在于澤宮中以射擇士故因呼名

也○疏曰王在于澤宮中以射擇士故因呼名

日大宰眠滌濯按小宗伯大祭祀眠滌濯大宰尊親往泣
亦云宿眠滌濯被二官親眠滌濯大宰尊親往泣
肆師同夫
○大司樂既宿縣遂以聲展之日謂展省聽
法不如
○大司樂既宿縣遂以聲展之日謂展省聽
之知其完
否善惡

祀之日
器冕服車旗等並已見前
○鷄人夜嘑旦
以器百官
以警起三官使夙興
○春官中車大祭
祀鳴鈴以應鷄人之聲旦警衆
○春官和典路若

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
路說王當乘之贊駕說贊
僕與促馬
○王皮弁以聽祭報
報猶白也夙興朝
也○春官
○小宗伯告時于王告備于王
薦時

及納亨贊王牲事
晨既殺以授亨人
○天官祭之
○大宰
○大祝大禋祀逆牲官春
○大宰

大宗伯省牲鑊
也省息并反護戶郭反
○鑊亨牲器
○春官

燔柴於泰壇
積薪於壇上而取王幣於泰壇置柴
主燔之使氣達於天也
○祭法元豐元年九月
血以致神明則不可不在先也及致神祇然則升煙瘞
焉至致禮畢則以牲幣之屬而瘞瘞之然後為禮
祭之禮終矣儀禮謂祭天燔柴祭地瘞瘞之始即氏以
之屬既闕於經見而後未薦神燔瘞之始即氏以
於先而闕於經見而後未薦神燔瘞之始即氏以

至敬不壇掃地而祭
燔柴於壇下掃地
而祭燔柴於壇下掃地
而祭燔柴於壇下掃地
而祭燔柴於壇下掃地

祭不在壇上從祀神位又衆於壇上而成三版之
祭不在壇上從祀神位又衆於壇上而成三版之
祭不在壇上從祀神位又衆於壇上而成三版之
祭不在壇上從祀神位又衆於壇上而成三版之

爵乃酌獻故小臣為王沃水盥手也
爵乃酌獻故小臣為王沃水盥手也
爵乃酌獻故小臣為王沃水盥手也
爵乃酌獻故小臣為王沃水盥手也

宗皇帝至道二年禮儀使宋白
言請先詣壘洗後奠王幣從之
郊血禮器疏曰郊則先
祭地有禮神之○春官始涖
謂正祭之禮器郊特牲尸坐之
前也○禮器郊特牲尸坐之
幣爵之事爵尚質也三禮神爵
官○小宰贊王幣爵疏曰大宰
授王○郊特牲天無裸故鄭註
豆薦血腥祭天無裸故鄭註云
廟有裸也○鄭註周禮云大宰
則園丘之祭與宗廟禮云大宰
一獻也○祭與宗廟禮云大宰
為二獻也○進爵之時皆奏樂
熟王酌盞齊以獻是為三獻也
獻是為四獻也○次尸食之訖
獻是為五獻也○次尸食之訖
為六獻也○次尸食之訖
也○外皆加爵非正獻之數其
宗伯以昔酒酌諸臣以事酒從
說呈氏以園丘之祭賓長終獻
取沈齊而取泛

者以禮運約之沈齊皆在堂
上取以禮運約之沈齊皆在堂
堂以禮運約之沈齊皆在堂
遠不取以禮運約之沈齊皆在堂
終獻祗可以取沈齊凡齊泛禮
丘實祗可以取沈齊凡齊泛禮
遠下於君故從用沈齊也以其
血腥後王以匏酌泛齊以獻尸
此為一獻次為朝踐是二獻每
齊亞獻亦為朝踐是二獻每獻
於神前薦畢王乃以匏酌所謂
以匏酌薦畢王乃以匏酌所謂
乃食伯更酌饋獻之緹齊以亞
大宗伯更酌饋獻之緹齊以亞
凡六又有諸臣為賓之緹齊以
酒皆用三酒其法如祭之禮畢
之代○小宗伯逆盥盛以入○
盥盛以入○大司徒奉牛牲也○
日案國語郊之事有全脊若然
豚解也○地官○奉稷牛同揚
正祭及通典之時也○但周禮
疏家及通典之時也○但周禮

享宗廟通用三獻之禮恐未為正當聞富鄭公家祭用三獻程子謂之日禮有九獻樂有九變公上公之家三獻太薄夫大臣用三獻之禮以享其祖考君子猶謂其太薄况人主躬行祀天之禮而只用三獻可乎

右祀天禮始終之序

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凡大禋祀執明水火而號

祝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神號如曰昊天上帝是也

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禮運曰

山川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言覆維予一

人其敬拜皇天之祐古祝辭則云嗣王某或曰維

其年某月上日也年謂大歲所在月正月思文后

稷配天也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

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叶曰無此疆爾界叶訖陳

常于時夏朱子曰賦也思語辭文言有文德也立

年大麥也率徧育養也○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

蓋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且其

貽我民以無遠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陳其君臣父

者是以常道於中國也或曰此詩即所謂納夏者亦

以其有時夏以語而命之也○周頌揚氏曰生民

詩序言後祖配天而朱子以為未詳所疑其為

郊祀之言然說見祀地而朱子大祝既祭令徹曰

亦辨其不然說見祀地而朱子大祝既祭令徹曰

祭訖大祝命徹祭器雍以徹可見矣况敬天之誠純

亦不巳令徹於終其禮尤嚴所以防人心之懈怠也

右祭天祝辭樂章

郊特牲疏曰先儒說郊其義有二案王肅聖

證論以天體無二而鄭氏謂天有六者指其

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

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為六天又春秋緯
紫微宮為大帝又云北極耀魄寶又云太微
宮有五帝座星青帝曰靈威仰云云是五帝
與大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
父莫大於配天下即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
逵馬融王肅之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
文謂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五人帝其義
非也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
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為同
服大裘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禮器云
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

令風雨節寒暑時唐永徽二年長孫無忌奏
請革鄭玄六天議事見唐郊祀下

陳氏禮書曰周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
帝有言上帝有言五帝者言天則百神皆預
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言五帝則無預乎
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周官司裘
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典瑞四圭有邸
以祀天大司樂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凡以神
仕者以冬至致天神此總天之百神言之
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大裘而
冕以祀昊天上帝此指統乎天者言之也司
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異

乎昊天上帝也。大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示亦如之。則五帝異乎大神也。肆師類造上帝，封于大神，則上帝又異乎大神也。掌次大旅，上帝張絜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異乎五帝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乎天也。上帝之文既不主於天，與昊天上帝又不主於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旅者會而祭之名，則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禮所稱帝者，昊天上帝與五帝而已。則上帝為昊天上帝及五帝，明矣。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明堂之

祀上帝，其為昊天上帝及五帝可知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盛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配祖者，天也。以配考者，兼五帝也。合天與五帝而謂之上帝，則易孝經之於周禮，其義一矣。周禮明其祀之大小輕重，故天帝之辨如此。詩書之文未嘗有稱五帝，而書亦未嘗有稱昊天上帝者。其稱天及上帝，類皆泛言之而已。此固不可援之以議周禮也。且周人明堂之制，有金木水火土之五室。自漢以來，皆於五室以祭五帝。惟晉泰始及唐顯慶中嘗議除之，後亦遂復。則明堂之祀五帝，其來遠矣。鄭康成以上帝為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

上帝為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二者之說皆與禮經不合不足信也昊天上帝之名歷代不同漢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間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曰皇皇天帝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晉後齊後周隋唐乃曰昊天上帝而鄭氏以星經推之謂昊天上帝即天皇大帝名雖不同其實一也今之南郊既以昊天上帝位乎其上也壇第一等又有天皇帝是離而兩之也宜講求以正之

又曰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以極其隆有與天

異以致其辨故皆禋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於圜丘兆五帝於四郊此其所異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黃鐘大呂之樂夏正以祀感帝於南郊蒼璧之玉六變之樂冬日至禮天皇帝在北極者於圜丘天皇大帝耀魄寶也五帝太微之帝也

星曰天皇大帝其神耀魄寶也宮書天文志中書太微三光之庭其內五星五帝座分郊

與丘以異其祀別四帝與感帝以異其禮王肅嘗攻之矣然肅合郊丘而一之則是以五帝為人帝則非夫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帝月令之五人帝伏犧神農黃帝少

昊顓頊而已春大皞夏炎帝中央黃帝秋少昊冬顓頊魏相曰大昊乘震

規司春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少皞乘兌執繩
司秋顓頊乘坎執權司冬黃帝乘坤艮執繩
司下土素問謂春陽氣柔而中矩秋陰升陽
氣降有高下而中衡冬陽氣居下而中權然
則魏相言五帝之衡以秋為矩則為言五帝之
所執以夏為衡以秋為矩則為言五帝之果以

是為五帝則前此其無司四時者乎古者祀

五帝必配以五人帝從以五人臣月令之五

人臣春勾芒夏祝融中央后土秋蓐收冬玄

冥春秋薄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

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

龍為后土然即太皞少皞春秋之氣言之也

炎帝以火土之性色言之也萬物之象勾芒

於春而其氣祝融於夏其榮也以秋而蓐其

發也中央以君之此五人帝五人臣命名之

不同春夏秋中央之臣皆一人耳而冬有脩

與熙者蓋冬於方為朔於卦為艮於腎有左

右於器有權衡於物有龜蛇於色有青黑則

官有脩熙宜矣司馬遷不紀少皞以黃帝顓

氏高辛唐虞為五帝孔安國以少昊顓氏高

辛唐虞為五帝其說與四時五行之理不合

當以月令為正

程子曰六天之說起於讖書鄭玄之徒從而

廣之甚可笑也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

帝南則謂之赤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

黑帝中則謂之黃帝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

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

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說又曰六天之說

正如今人說六子乾坤之外甚底是六子譬

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耳學者大惑也

朱子語錄曰問而今郊祀也都祀許多帝曰周禮說上帝是總說帝說五帝是五方帝說昊天上帝只是說天鄭氏以昊天上帝為北極看得不是恁地北極星只是言天之象且如太微是帝之庭紫微是帝之居紫微便有太子后妃許多星帝庭便有宰相執法許多星又有天市亦有帝座處便帝權衡秤斗星又問今郊祀也祀太一曰而今都重了漢時太一便是帝而今添了帝多都成十帝如一國三公尚不可况天而有十帝

楊氏曰愚按程朱二先生之言則天帝一也

以一字言則祀天饗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于皇天殷薦上帝之類以四字言則惟皇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之類以氣之所主言則隨時隨方而立名如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是以前乎鄭康成如鄭衆如孔安國註書並無六天之說鄭康成後出乃分為六天又皆以星象名之謂昊天上帝者北辰也謂五帝者太微宮五帝座星也夫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草木非地則星象非天天固不可以象求也以象求天是何異於知人之有形色貌象而不知其有心君之尊也况又附以緯書如北辰曰曜魄寶之

類繆妄不經莫此為甚且鄭於此章註云皇
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既已知其為一矣及
考月令季夏季冬兩處有皇天上帝之文鄭
氏又析而為二以皇天為北辰曜魄寶以上
帝為太微五帝隨意曲說前後乖違以此釋
經有同兒戲是以王肅羣儒引經傳以排之
至晉泰始初始合六天為一而併園丘於郊
似矣然又謂五帝非天而用家語之文謂大
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為五帝則非也夫
有天地則有五行四時有五行四時則有五
帝帝者氣之主也易所謂帝出乎震之是也
果以五人帝為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司

四時者乎鄭則失矣而王亦未為得也夫祀
天祀五帝皆聖人制禮之條目非如鄭氏分
天以爲六也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仁
義禮智信之心隨感而應者是故四圭有
邸以祀天旅上帝祀天尊言天者尊天之辭
也有故而祭則曰旅所以聽命於帝以主宰
言之也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
帝亦如之昊天上帝者天之大名也五帝分
在於四時者也祀五帝於四郊亦如之所以
致四時生物之功也聖人制禮之條目各有
深意其實則一天也

右諸儒言祀天祀帝之辨

曲禮天子祭天地疏曰天子祭天其天有六
祭之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
帝威靈仰立春之日祭之於東郊二也赤帝
赤熛怒立夏之日祭之於南郊三也黃帝含
樞紐季夏六月土主之日亦祭之於南郊四
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之於西郊五也
黑帝汁光紀立冬之日祭之於北郊六也王
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
祭於南郊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總祭五帝
於南郊八也季秋大饗五帝於明堂九也
孫宣公奭曰歲九祭皆主於天至日圜丘正
月祈穀五時迎氣孟夏雩季秋饗惟至日其

禮最大故稱曰昊天上帝

程子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
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
明堂冬則圜丘皆人君為民之心也凡人子
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其祭天
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理

朱子曰凡說上帝者總昊天上帝與五帝言
之皆稱上帝也如周禮歲有九祭其四為祭
天其一為祭五帝其禮若不同矣易則但說
享上帝未嘗分別如曰聖人享以享上帝殷
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此觀之凡說上帝者
是總說帝也

揚氏曰愚按註疏言周禮一歲九祭天孫奭亦言歲有九祭但註疏正月郊謂祭感生帝孫奭正月郊謂祈穀二說不同何也註疏言祭感生帝出於緯書孫奭言正月祈穀經有明證學者以聖經為信可也又註疏言季秋明堂及孟夏大雩為合祭五帝以經攷之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天也未聞有合祭五帝之說也月令孟夏大雩帝用盛樂帝即天也未聞有合祭五帝之說也故程子以秋明堂冬圜丘春祈穀夏大雩四者皆為祭天斯言不可易矣註疏以正月郊為祭感生帝以季秋明

堂孟夏大雩為合祭五帝九祭之中已失其三矣惟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立春祭蒼帝立夏祭赤帝季夏祭黃帝立秋祭白帝立冬祭黑帝六者庶幾得之而曜魄寶靈威仰等名又汨之以讖緯之說則六者又胥失之矣詳見九祭本篇

右諸儒言古天子一歲祭天之數

記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莫著焉

晉大興中太常賀循言郊壇之上尊卑雜位千五百神去聖久遠先代損益不同皆無顯擬疑非古聖掃地之意

朱子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同合一時祭享之禮當時禮數也簡儀從也省必是天子躬親行事豈有祭天便將許多百神一齊排作一堆都祭只看郊臺階級兩邊是踏道中間自上排下都是神位更不通看

楊氏曰愚按禮家或謂郊祀上帝則百神從祀然乎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傳記屢言之竊意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之明即天之明也故祭天而主日配以月非必百神悉從祀也月令仲夏大雩帝大雩之後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季秋大饗帝

大饗之後乃使有司嘗羣神告備於天子先後輕重固有節文矣以此類推之祀天之後乃祭百神蓋可知也莫尊於天莫重於郊祀精一以享惟恐誠意之不至豈容混以百神之祀乎舜之嗣位也肆類于上帝而後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非類于上帝之時合祀六宗百神也告祭之禮簡矣猶有先後之序况郊祀大禮乎大司樂言樂六變則天神皆降者至和感召融液貫通上帝降鑒而百神皆降猶鑿輿順動而千官景從者理也禋祀則專主乎昊天上帝不容混也按三正記曰郊後必有望又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

祭天神人鬼註云致人鬼於祖廟蓋用祭天之明日恐百神亦然也後之言禮也失於講明後漢建武元年採用前漢元始中合望天地六宗羣神從祀二年正月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泰壇之上至一千五百一十四神不亦褻乎晉賀循已疑其非古人掃地而祭之意此固君子之所不取也

右諸儒言郊祭羣神從祀之是非

禮夏官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裘冕者亦從尸服也裘大裘也從車從尸送逆之往來○疏曰尸服與王同大裘節服氏亦大裘故從人皆裘冕執戈送逆尸云

橫渠張氏曰節服氏言郊祀送逆尸從車則

祀天有尸也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恐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尸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

楊氏曰愚按宗廟祭享有尸有主者聖人原始及終而知死生之說故設主立尸為之廟貌所以萃聚祖考之精神而致其來格也若天地山川之類形氣常運而不息有形氣則有神靈祭祀感通其應如響又焉用立尸為哉周官太宰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謂玉幣所以禮神王親自執玉幣奠於神座又親酌以獻神如是而已曲禮疏有說祀天無尸古人蓋知祀天之不必有尸矣經傳所述宗

廟有尸者多矣未有言祭天之尸者惟尚書
大傳有帝入唐郊丹朱為尸之說左氏傳述
晉祀夏郊之事始末為詳初無董伯為尸之
說而國語乃言之其言不經難以據信張子
曰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皆難有尸節服
氏送逆尸從車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斯
言也非通於幽明之故者其孰能知之

右諸儒言郊祀之尸

通典周制冬至祀天於地上之圜丘非人雅云
為之丘太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注冬至祭
天皇帝禮神之玉以蒼璧其牲及幣各隨玉色蒼璧
其器天其尺寸文闕放牲用一犢幣用繒長丈八

尺王服大裘其冕無旒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
也尸服亦然為天體質故王同服也周禮郊祀

師職祀五帝則送尸又士乘玉路錫繁纓十有再

就建太常十有二旒以祀及薦菹醢器並以瓦

爵以匏片為之以藁秸及蒲但剪頭不納為藉

神席所謂蒲越藁秸藁配以帝學鄭玄以為

伯言圜丘以學配之其樂大司樂云凡樂圜鐘

為宮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

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日於地

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

禮矣大圓鐘夾鐘也夾鐘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為

為宗廟以此為宮用聲類求之雷鼓其感生帝

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大祭曰禘謂郊祭天王者先祖皆秋緯云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王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因以祈穀左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其壇名泰壇祭法燔黍壇於泰在國南五十里司馬法百里為遠郊禮神之玉用四珪有邸尺有二寸牲用騂犢青幣配以稷其配帝牲亦騂犢即稷牛其樂以司樂云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以黃鐘大呂之聲為均也黃鐘陽聲之首大呂為之合日用辛禮記及春秋魯祭之以祀天神尊之也又王者必五時迎氣以示人奉承天道從時訓人之義故月令於四音及季夏土德王日各

迎其王氣之神於其郊其配祭以五人帝春以太皞迎氣以太皞伏義氏配坐是也夏以炎帝季夏以黃帝秋以少昊冬以顓頊其壇位各於當方之郊去國五十里內曰近郊為兆位於中築方壇亦名曰太壇而祭之如其方壇者以其取義按昊天上帝天之總名所覆廣大無不圓匝故奠蒼璧其神位曰圓丘皆象天之圓也餘五帝則各象其方氣之德為珪璋琥璜之形祭法謂其神位以泰壇是人力所為非自然之物以其各壇禮神之玉按大宗伯云青珪禮東方赤璋禮南方黃琮禮地則中央也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禮神者必象其類珪象春物琥象冬閉藏也地上無物惟見半天耳璜象春物及幣各隨其玉色樂與感帝同即大神之樂也祭

前期十日王親戒百官及族人太宰又總戒羣
官曰某日有事於昊天上帝各揚其職百官廢
職服大刑乃習射於澤宮選可與祭者其容體
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其日王乃致齋於路
與於祭比○音毗志反
寢之室致齋三日祭日之晨雞人夜呼晨以叫
百官巾車鳴鈴以應雞人典路乃出玉輅建太
常大司樂既宿懸遂以聲展之知完否王將出
大司樂令奏王夏王所過處之人各於田首設
燭以照於路所謂鄉為田燭恐又喪者不敢哭
凶服者不敢入國門祭前掌次先於丘東門外
道北設大次小次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
義周人祭日以朝及閭雖有強力孰掌次張氈
能支之是以退俟與諸臣代有事焉

案設皇邸謂於次中張氈牀牀後設板屏風其
是王服大裘而立於丘之東南西面大司樂奏
圜鐘為宮以下之樂以降神若感生帝及迎氣
樂次則積柴於丘壇上謂積柴及王親牽牲而
殺之太宰職論祭天禮有云及納烹贊王牲事
以授烹人凡大祭祀次則實牲體玉帛而燔之
君親牽牲大夫贊祀
謂之裡祀陽也韓詩外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
於牲上而燔之次乃掃於丘壇上而祭尸服裘而升丘
也王反牲尸入時樂章奏王夏肆夏昭夏大司
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就坐時尸前
置蒼璧又薦籩豆及血腥等為重古之薦鄭玄
司樂云先作樂致神然後禮之以王乃以匏片
王而祀之禮器云郊血大饗腥

祭天非直郊祀也且或散見於百官之職

掌如王人典瑞只說禮神之王酒心只說酒齊典路只說車輅司服只說祭服之

類或錯見於禮經之總論如禮運禮器郊

所言祭祀或通論郊社或披紛散軼未有

通說天神地示人鬼之類

能會通其綱目之詳次第其始終之序者

惟杜氏通典首段叙致頗有條理然禮經

簡略杜氏所叙多以註疏之意補之而註

疏之說乖異多端蓋經之所言曰天曰上

帝曰五帝而鄭康成以為有六天王子雍

以為天一而已二家之說於天之名義尚

復差異如此則其所言禮文之節奏以補

正經之所未備者果可盡信乎王鄭俱生

於去聖千載之後各以其學臆為之說然

王說正大鄭說穿鑿先儒嘗備言之矣通

典蓋一遵鄭註而又不取廢王說者也是

以論其事於本段之末至近世三山信齋

揚氏得考亭勉齋之遺文與義著為祭禮

一書始蒐輯經傳之散漫者而會通之而

祀天之禮物樂舞與其行事始終之序可

以槩見辨析諸儒議論之同異者而折衷

之而天帝之名稱祀數之多寡從祀尸主

之有無可以理推詞義正大訂核精深足

為千載不刊之典然其所述一本經文不

復以註疏之說攙補故經之所不及者則

闕略不接續又似不如通典此段之通暢
易看故以楊氏祭禮及所採諸儒辨正議
論具列于先而復採通典所述于後以備
見古人祀天之禮文云

文獻通考卷之六十八

文獻通考卷之六十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

郊

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
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
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
之禮也

大路殷之祭天車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韜天子之旗畫日月

趙伯循曰郊者所以事上帝也魯曷為之周
公故也不於日至避王室也卜用夏正於農
耕之始也

郊特牲疏曰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

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啓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康成之說則異於此也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上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故聖證論馬昭引穀梁傳以答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則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春秋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若杜預不信禮記不取公羊穀梁魯唯有建寅郊天

及龍見而雩

石林葉氏曰明堂位曰魯君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於太廟鄭氏以孟春為建子之月季夏為建巳之月蓋用周正非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氏謂證易說以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為建寅之月迎長日為建卯之月晝夜分分而日長以日至為魯禮亦非也且冬至之日祭天於地上之圜丘此周之正禮不可得而易者也孟春建寅之郊蓋祈穀之祭爾魯雖得郊不得同於天子是以故使因周郊之日以次上辛

三卜不從至建寅之月而止乃不郊書於春秋者甚明則魯郊殆周祈穀之郊而已故左氏以謂啓蟄而郊安得孟春為建子乎孟春為建寅則所謂季夏六月者建未之月也郊特牲以郊為迎長日之至而謂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別魯禮而鄭氏反之強以建卯為日至甚矣先儒之好誣也雜記曰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蓋謂魯不得郊曰至故仲孫蔑欲取建未夏至而禘以配周郊祖所以記其失何與六月之禘乎凡周之政事大抵皆用夏正蓋天時

有不可亂故周官每以正歲別之易說言三望之郊一月建正為建寅亦無據鄭氏取以為證徒以成其說爾鄭氏本不曉郊禘之辨故以冬至之祭為大禘以祈穀為正郊此其言所以紛紛雖詩之雍與長發亦豈得其正也

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先有事於類宮

告后稷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告告者將以配天先仁也類宮郊之學也

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

牲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修其小祀故

可止之辭

左氏曰牛卜日曰牲既得吉日則牲成而卜

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子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
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曷為或言免
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
以非禮傷者曰牛養牲不謹敬有災傷天不
養用不得復為天牲故以
本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
海趙伯循曰公穀云四卜非禮四月不時左
氏公穀皆云譏猶三望卜郊不從而免牲
是知不郊故不云不郊

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
乃不郊猶三望

公羊子曰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
吉則板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滌宮
養

三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清
三牢名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性
於稷者唯具是視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
不特養于滌宮所以降稷

帝尊

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麋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麋
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穀梁云五
卜強卜也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子曰九月非所用郊也郊用正月上辛
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氏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
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
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纂例曰三卜
禮也四月不

也時

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不郊

定公十五年春王正月麟鼠食郊牛牛死改卜

牛夏五月辛亥郊五月不特也趙氏曰子卑年

二年因避兵旅於會稽時有水旱疫癘之苦至
明年而牛灾有小鼠能噬牛纒傷其皮膚乃無
死不

哀公元年麟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

穀梁子曰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

又有言焉麟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

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

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

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

之始益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在

十七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傷三十一

四五卜強也成十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

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

辭緩宣三年郊牛之口傷以全曰牲傷曰牛

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已卜

牲而傷之曰牛未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

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

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置嘗

之滌宮名之為上帝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

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

右之庀具也待其後牲然後左右前牛在我
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祭祀之牛子之所
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
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
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牲有變則改卜
牛以不妨郊事故不言其變疏曰上言子
者弟子問穀梁子辭而曰我者是弟子迷穀
梁子自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
郊之意待正月然後言其變子不志三月卜郊何
也三月謂十二月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
時也有變乃志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
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
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

郊矣

意欲郊而卜不吉故曰不從郊必用上
辛者取其新潔莫先也四月則不時矣

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

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

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先祖法度子孫所當守

橫渠張氏曰杞宋之郊則為其二王之後也

魯用天子之禮樂必是成王之意不敢臣周

公即以二王之後待魯然而非周公本意也

以成王尊德樂道之心則善矣伯禽不當受

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者謂周公

必不饗其祀

三山林氏曰春秋郊望之旨三傳諸儒之說

無得之者無他知求小禮而昧於大禮故也

經書郊者九皆為有故而書非因卜不吉而
廢郊則因牲死傷而廢郊又有不待卜之吉
而特郊者雖牛之死傷而必郊者因卜不吉
而廢郊則若僖三十一年夏四月成十年夏
四月襄公七年夏四月十一年夏四月是也
因牲死傷而廢郊者則若宣三年正月成七
年正月是也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則若
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是也有牛雖死傷
而必郊者則若定十五年正月哀元年春正
月是也先儒之說不過罪其屢卜與其養牲
不謹爾不知聖人書郊乃惡其非禮之大者
至屢卜之瀆養牲之慢非春秋所責也學者

欲究聖人之旨先當斷魯郊之當否未暇及
其瑣瑣也夫子傷周之衰禮樂自諸侯出其
言魯之郊禘則有周公其衰之歎豈有天子
郊天諸侯亦郊天子望祀山川諸侯亦望天
子禘祖之所出諸侯亦禘使諸侯亦可行則
聖人不以禮樂自諸侯出為傷自夫子沒漢
儒不知道者但見春秋書魯祭祀多天子之
禮始妄設周賜禮樂之說所以諸儒不以魯
郊為非捨其非禮之大者求其不合禮之小
者魯人既僭竊禮樂罪莫重焉就使無四卜
五卜瀆禮之過則可以郊乎否乎又使養牲
必謹不至死傷則亦可郊乎否乎魯人郊望

無時可也何區區者之足論然周郊以冬至而魯用之於啓蟄天子內望而魯三之名為後時降殺但竊郊望之名已有罪矣譬如商賈冠師儒之冠庶人服卿相之服望其容飾已知其非分越制也予謂春秋所書之旨正以有故而不郊者為幸無故而郊者為大罪也季氏旅於泰山夫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泰山有知必不享季氏之祭矧上帝而可諂乎宜乎至於三卜四卜五卜不從饕鼠屢食其牛可見天心之不享也魯人曾不知得罪於天雖屢卜不從而猶三望雖牛死而改卜牛甚者至於用郊可知僭擬之心不能

自己下破王制上拂天心其罪為大也聖人發憤作春秋書其因變故而不郊者僅如此其餘非卜不從牛死傷而肆意於僭者又不知其幾也深味聖師之旨曰猶三望曰乃免牲其深矣乎其微矣乎學者思之

蔣氏曰魯不得用天子禮樂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夫以伯禽受之為非而成王之時禮典未壞固應有是過賜之事識者又從而為之說曰賜非成王是周之末王賜之也昔者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也是說

然矣自今言之聖人觀周道而傷幽厲論郊
禘而衰周公則重祭賜魯豈盛時賢君事其
出於衰世天子諸侯無疑也故聖人耻魯之
事而因及祀宋之郊祀之郊也存禹後也宋
之郊也存商後也是宜以禹契而配天周祀
未絕魯以周公配天於周公能無愧於后稷
太王王季文王乎是周公之所弗居故曰祝
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倣倣亦大也祭之
始也祝以主人之辭而告神祭之終也嘏以
神之辭而致福于主今以諸侯僭天子之祭
事不因其常古則忠孝報反之義名稱位號
之別將有所紊亂變更而失其宜矣

按先儒論魯郊祀之非如林少穎謂三傳
所譏捨其非禮之大者求其不合禮之小
者其論正矣然遂以為非出於成王之命
特漢儒見春秋所書魯祭祀多僭天子之
禮始妄設周賜禮樂之說至蔣氏遂直以
為出於惠公之請則愚未敢以為然蓋春
秋之際雖諸侯不無上僭然苟非如楚及
吳越之流介處蠻貊自放於禮義之外者
則亦不敢奄然以天子之制自居雖以五
伯盛時晉侯之請隧楚子之問鼎如襄王
及王孫滿尚能引正義以責之不聞晉楚
之君遽至於用隧而求鼎也僭郊之事大

於請隧問鼎矣惠公當平王之時王室雖弱其陵夷不至於後來之甚魯又素為秉周禮之國夫子嘗稱其一變可以至道孰謂惠公於是時而敢以僭郊為請王使史角止之而不從魯由此而僭郊則惠公之暴橫無君過於晉文楚莊矣決不然也橫渠以為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魯而命以禮樂特伯禽不當受此說得之

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十有二旒日月之

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祭統昔者周公旦有勲勞于天下成王康王追念周公勲勞而欲尊魯故錫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所謂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者如樂用宮懸舞用八佾以天子所以祭其祖者用之於周公之廟謂之尊周公可也至於郊祀后稷以配天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則非諸侯之所當僭且郊禘所祀元未嘗及周公則何名為報周公之勲勞而尊之乎以其祖宗之勲勞而許其子孫僭天子之禮樂以祭之已非矣況所祀者乃

天子之太祖而本非有勲勞之臣乎先儒
議此但謂周公有知決不歆非禮僭竊之
祀而不知僭郊僭禘則其所祀本不及周
公不知成王何名而賜之伯禽又何名而
受之乎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
公其衰矣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
是天子之事守也橫渠因此遂以為成王
念周公之勲勞不敢臣之故以二王之後
待魯往往當時事情亦是如此愚嘗因是
而考論之禮制之陵夷非一朝夕之故其
所由來者漸矣蓋周之封祀宋也以其為
二王之後俾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以

奉禹契之祀而禹契天子之祖也不可以
諸侯之太祖祀之故許其用天子之禮然
特許其用天子之禮祀禹契之廟未必許
其郊天也夷王以下君弱臣強上陵下僭
祀宋因其用天子之禮樂於禹契之廟而
禹契則配天之祖也遂併僭行郊祀上帝
之禮焉此夫子所以有天子事守之嘆也
至於魯則周公本非配天之祖而稷鬻之
祀天未嘗廢無藉於魯之郊禘也乃因其
可以用天子之禮樂於周公之廟而併效
祀宋之尤則不類甚矣其後三桓遂至八
佾舞於庭豈無所自而然哉明堂位首

言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
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
白牡犧象云即此二言觀之可見當時止
許其用郊禘之禮樂以祀周公未嘗許其
遂行郊禘之祀後來乃至於禘學郊稷祀
天配祖一一用天子之制所謂穿窬不戢
遂至斬闕作俑不止遂至用人亦始謀之
未善有以肇之也 左傳宋公享晉侯於
楚丘請以桑林註桑林殷天子之樂名荀瑩辭荀偃
士句曰諸侯魯宋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
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乃知魯
宋不特僭天子之禮樂以祀郊禘雖燕享

賓客亦用之矣

秦始皇既并天下以昔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

德之瑞用十月為歲首色尚黑音尚大呂大呂陰律之始

東游海上禮祀八神具雜祠篇二代尊雍四時上帝春

以脯酒為歲祠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

駒及四中之月月祠時駒四足每時用駒四足而春秋異色木

寓龍一駒寓寄也生龍形於木寓車馬一駒各如

其帝色黃犢與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無俎

豆之具三年一郊常以十月上宿郊見秦以十月

上宿也通權火張晏曰權火達大火也狀若并指

禘所漢祀五時於雍五里一達大火○師古曰

凡祭祀通舉火者或以天子不親至祠所而望拜

或知早晏故以火為之節度也拜於咸陽之旁而

衣尚白其用如常時經焚書坑儒後更無典禮祠享用木寓龍木寓馬不知何憑

初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為諸侯居西垂漢隴西縣今在秦州上自為以主少皞之神作西時

祠白帝其牲用騶駒黃牛牴羊各一云其後十

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

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郿衍郿屬馬邕

史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郿時用

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郿時也而雍旁故有

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

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

聚云蓋黃帝時常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

經見搢紳者不道作郿時後七十八年秦德公

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

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郿時索隱曰百當為

尚白牢秦諸侯也雖奢侈僭祭郊本特德公立

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

帝其後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徐廣曰凡

二百五作下時祭炎帝索隱曰吳陽地名蓋在

故吳陽武時今蓋因武時又檮陽雨金秦獻公

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時檮陽而祀白帝晉灼

註在隴西縣人先祠山下形如種韭畦○索

隱曰漢舊儀云祭人先於隴西縣八先山山

上皆有土人山下有時如種韭其後百二十歲

而秦滅周

漢高祖二年東擊項藉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今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文帝十三年制曰朕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其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駕車被馬之飾皆具西時畦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疋駕

被具

十四年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茲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母害于民歲以有年朕幾郊祀上帝諸神幾讀禮官議毋諱以朕勞無諱以朕為勞也有司皆曰古

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
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尚赤又採新垣平之
說立渭陽五帝廟見五帝門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祠所用及儀
亦如雍五時

武帝元光二年行幸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
後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

一佐者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
日一太牢七日凡七日以太牢為壇開八通之

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
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

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

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

五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鹿然麋鹿屬也形似有司

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賜一角獸蓋麟云於
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

或言五帝太一之佐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
疑未成齊人公孫卿言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

荆山下鼎既成有龍下迎帝上仙事於是天子
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

卿為郎使東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登
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

放亳忌太一壇三陔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
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所用如雍一時

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釐牛以為俎豆牢具
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膾食羣
神從者及北斗云巳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
白鹿居其中苑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祭日以
牛祭月以羊苑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
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物
爽明之音忽未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
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
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
見焉而衣尚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烹炊具有
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
有司奉瑄玉嘉牲薦享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

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
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壇以明應令大
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後嬖臣李
延年以好音見帝善之下公卿議曰人間祠尚
有鼓舞樂豈郊祠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
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乃立樂府以延
年為協律都尉論律呂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
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圓丘使童男女七
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嘗若有神光如流星止
集於祠壇天子自竹宮遙拜以竹為宮百官侍
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心動
郊祀歌十九章

練時日一 帝臨二 青陽三 朱明四 西

顯五 玄冥六 惟泰元七 天地八 日出

入九 天馬十 元狩元年馬生 天門十一 景

星十二 元鼎五年得 齋房十三 元封二年芝生

后皇十四 華燁燁十五 五神十六 朝隴

首十七 象載瑜十八 赤蛟十九

元封二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泰一 拜而祠之

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

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享

其年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

能 讀曰 望氣王朔言候獨見鎮星出如瓜食頃

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

云德星即鎮星言天

太初二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孰具芬芳不備延

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 孟康曰若火勝金

也而以木寓馬代駒云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

木寓馬代獨行過親祠乃用駒他禮如故

宣皇神爵元年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

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

年 自大將軍霍光輔政上恭朕甚懼焉朕親飭躬

齋戒親奉祠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

二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時數有美祥修武

帝故事盛車服敬齋祠之禮頗作詩歌

四年詔曰迺者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嘉瑞並見修

興太一五帝后土之祠祈為百姓蒙祉福鸞鳳萬
舉蜚覽翺翔集止于旁齋戒之暮神光顯著薦鬯
之夕神光交錯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從四方來
集于壇上帝嘉嚮海內承福其赦天下

五鳳元年上幸甘泉郊泰時

二年上幸雍祠五時

甘露元年上行幸甘泉郊泰時

三年上行幸甘泉郊泰時朝匈奴單于于甘泉宮

黃龍元年上行幸甘泉郊泰時

元帝即位遵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時又

東至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時凡五奉泰時后
土之祠亦施恩澤惠時所過毋出田租

成帝建始元年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
陰祠

帝初即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帝王
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
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
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
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
陽立泰時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
及北之泰陰祠后土及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
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阨陝且百里汾陰則渡大
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
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

興太一五帝后土之祠祈為百姓蒙祉福鸞鳳萬
舉蜚覽翱翔集止于旁齋戒之暮神光顯著薦
之夕神光交錯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從四方來
集于壇上帝嘉嚮海內承福其赦天下

五鳳元年上幸甘泉郊泰時

二年上幸雍祠五時

甘露元年上行幸甘泉郊泰時

三年上行幸甘泉郊泰時朝匈奴單于于甘泉宮

黃龍元年上行幸甘泉郊泰時

元帝即位遵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時又

東至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時凡五奉泰時后
土之祠亦施恩澤惠時所過毋出田租

成帝建始元年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

陰祠

帝初即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帝王
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
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
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
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
陽立泰時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
及北之泰陰祠后土及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
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阨陝且百里汾陰則渡大
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
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

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佑殆未合於承
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鄙成王郊于
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
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
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奏可大司馬車騎將軍
許嘉等八人以為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右將軍
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以為禮
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糞於大折祭地也
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大折在北郊
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
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
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

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為主故聖王制祭天
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
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享宜徙就正陽太
陰之處遠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
衡又言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
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裡六宗望
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
及玉女樂石壇僊人祠瘞鸞路駢駒寓龍馬不
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柴饗帝之義掃地而祭
尚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竢天神歌大簇舞咸
池以竢地祇其牲用犢其席藁藉其器陶匏音藉
皆因天地之性貴誠尚質不敢修其文也以

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為可故尚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偽飾女樂鸞路駢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
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郊雍鄜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時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

二年正月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詔曰廼者後秦時后土于南郊北郊朕親飾躬郊祀上帝皇天報應神光並見三輔長無共張繇役之勞漢每上南郊有千乘萬騎今移祀于長安南郊故無供張繇役也赦奉郊縣長安長陵天中長安城南地郊在長安城北長陵界及中都官耐罪徒減天下賦錢筭四十
永始三年冬十月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雍五時陳寶祠

作南北郊之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又初罷甘泉泰時作南郊曰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向言家人尚不欲絕種

祠種祠繼嗣也况於國之神寶舊時且甘泉汾陰
及雍五時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
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敷備神光尤
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上意恨之後
上以無繼嗣故令皇太后詔有司曰蓋聞王者
承事天地交接太一尊莫著於祭祀孝武皇帝
大聖通明始建上下之祀營泰畤于甘泉定后
土于汾陰而神祇安之享國長久子孫蕃滋累
世遵業福流于今今皇帝寬仁孝順奉循聖緒
靡有大愆而又無繼嗣思其咎職殆在徙南北
郊遠先帝之制改神祇舊位失天地之心以妨
繼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見皇孫食不甘味寢不

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其復甘泉
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時陳寶祠在陳倉
者天子復親郊禮如前

四年春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時成都侯王商為大司馬輔政杜鄴說商曰東
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言奉天之道貴以誠
質大得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祐德修薦薄
吉必大來古者壇場有常處燎裡有常用贄見
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役雖
動而用不勞是故每舉其禮助者歡說大路所
歷黎元不知今甘泉河東天地郊祀咸失方位
違陰陽之宜及雍五時皆曠遠奉尊之役休而

復起繕治供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略知
前上甘泉先畷失道禮月之夕奉引復迷祠后
土還臨河當渡疾風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
壞平陽宮垣廼三月甲子震電災臨光宮門祥
瑞未著咎徵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變故不咎
不饗何以甚此詩曰率由舊章先王法度文王
以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
復還長安南北郊

元延元年三月行幸雍祠五時

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時上郊祠甘泉泰時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楊
雄待詔承明之殿承明殿在未央門正月從上甘泉還

奏甘泉賦以風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而武
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厓旁皇儲
胥弩陸遠則石闕封巒枝鵲露寒棠梨師得遊
觀屈竒瑰偉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畫周宣
所考般庚所迂夏卑宮室唐虞採椽三等之制
也且其為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
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降之廼上比於帝室紫
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為黨鬼神可也又是時
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
尾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
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處妃以徵
戒齋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

三年幸雍祠五時

四年幸甘泉郊泰時

綏和元年行幸雍祠五時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帝崩皇太后
詔有司曰皇帝即位思順天心遵經義定郊禮天
下說憲懼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庶
幾獲福皇帝恨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復南北郊長
安如故以順皇帝之意也

哀帝建平三年寢疾乃令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
帝孝順奉承聖業靡有懈怠而久疾未瘳夙夜唯
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其復甘泉泰時汾陰后
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至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

後三年帝崩

平帝元始五年復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

大司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
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
大於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欲
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
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
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
辛卜正月上辛郊高皇帝受命因雍四時起北
時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
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太一地祇以太祖高
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

帝而共一牲上親郊拜後平伏誅延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曰五帝太一之佐宜立太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太一祠於甘泉二歲一郊與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呂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太中

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改其祭禮曰周官天墜之祀墜古地字也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呂六律六鐘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墜祗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墜神祗之物皆至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墜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誼也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呂地配一體之誼也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

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繭栗

牛角如繭及栗

者牛也

玄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

天地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燎瘞

糝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

燔燎南郊地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其旦東

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然後孝弟之

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輯此天地合祀

祀配者也其別樂曰冬至於地上之園丘奏

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

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此

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

且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

郊且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

迭用柔剛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

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

望羣陰皆且助致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后

不省方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天順

地復聖王之制總太祖之功也渭陽祠勿復修

羣望未悉定定復奏湊可三十餘年間天地之

祠五徙焉

漢舊儀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帝於五

時三歲一辨皇帝自行羣臣從齋皆百日他祠

不出祭天紫壇幄帷高皇帝祀天居堂下西向

紺席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長一丈一副四周

緣之祭天用玉几玉飾器凡器七千百物飾具
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斤皇帝祭天居雲陽宮
齋百日上甘泉通天臺高二十丈以候天神之
下見如流火舞女童三百人皆年八歲天神下
壇所舉烽火皇帝就竹宮去壇三里望對壇竹
宮中不至壇所甘泉臺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
安城皇帝以來所祭天之園丘也皇帝祭天地
宗廟駕四馬羽蓋華宴出則乘馬遠行在左纛
黃屋乘六馬纛左排馬頭上髦也

西京之事班史於祭祀儀文所述簡略衛敬
仲撰漢舊儀頗有正史所未見者然其詞多
率而叙述亦無甚倫序如西漢未嘗舉高祖

配天之祀惟武帝作汶上明堂祠太一五帝
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服虔所見而
三歲郊見於雍時甘泉則未嘗有配天之祖
也今此謂高皇帝配天而又言居堂下則未
有配神作主而坐堂下者其義難曉姑錄
以廣異聞

西漢郊祀之地凡三處

雍五時

其四時秦所建北時高祖所建領
之祠官歲時致祭以帝十五年方

渭陽五帝廟

文帝用新垣平之說建十六
年上親郊繼而平誅遂領之

甘泉太一祠

武帝用方士繆忌公孫卿之
說建二歲一郊與雍五時更

親官不
親祭

王者祭天而以祖配之古今之通義祀典之首也舜攝政之初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湯代夏之初用玄牡告于上帝神后武帝代殷之初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然則其所祀者天與六宗地與山川而已初無祀五帝之文周頌三十有一篇曰郊曰明堂曰柴望曰祈穀曰報祭曰類禡所以告神明之事備矣亦無祀五帝之樂章而祀五帝之說始於周禮先儒各以其意為之訓詁以為五天帝者曰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汁光紀含樞紐也以為五人帝者曰太

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也姑以五天帝言之則此五帝皆天神之貴主五方之事者意其在祀典當與日月六宗並而亞於祀天者也秦襄公攻戎救周列為諸侯而居西自以為至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太史公讀秦記以為秦雜戎翟之俗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然以愚攷之襄公以其有國於西也而祀少昊白帝是猶宋人之祀閼伯晉人之祀實沈耳非郊天也太史公誤矣自漢人既以祭時為郊之僭其實非也繼而諸時並興或由夢蛇而為邸時或因獲石聞雉而為陳寶或由雨金

而為畦畦時又繼而有青帝黃帝炎帝之祠俱
以時名之蓋少皞白帝西方之神秦祠之宜
也而并及青帝黃帝炎帝則非所祭而祭者
也至於鄜時陳寶之屬則皆秦中小神之為
淫厲而驚動禍福者秦人無知亦為立時而
同於諸帝之祠漢人不攷復指四時以為郊
天之事至高祖立黑帝祠以備五時而五帝
俱祠矣然命有司進祠上不親往嗚呼安有
郊見上帝而人主不親其事者乎往往見其
所祠者叢雜冗泛是以姑諉之祠官修故事
耳至孝文用新垣平之言而立渭陽五帝之
廟孝武採繆忌之說而建太一天皇之壇始

親祠矣而皆謂之郊見夫郊事天之禮也諸
方士言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者五帝則太
一五帝俱天上之神爾以神為帝以祀神為
郊而昊天上帝之祭固未嘗舉行也秦及漢初以郊祀事天禮奉五帝至武帝時方士繆忌言
祀事天禮奉五帝至武帝時方士繆忌言
太一貴於五帝者也遂復以郊禮事太一而
五帝壇環居其下然終不聞舉祀天之禮至
鄭康成遂創為六天之說以為太一五帝并
昊天而六也蓋異名而同體也然其說終難
通蓋方士之說至為誕謾然猶言天神貴者
太一太一佐者五帝終不敢言何哉切意太
天也康成儒者乃創六天之說何哉切意太
乙五帝之在天猶五岳四瀆之在地也謂岳
瀆非地固不可而以方澤祠后土之禮事岳
瀆亦不可謂已祭岳瀆而遂蓋秦襄所祠少
廢后土在澤之祠尤不可遂蓋秦襄所祠少
皞白帝耳然秦俗信鬼好祠至其子孫遂并
青黃赤帝而祠之至漢高帝立黑帝祠而以

為事天之事畢矣蓋其祠本不經而諸時之
怪妄尤甚高祖明達者也故雖有重祠敬祭
之詔而卒不親享其亦有見於此矣漢初陋
儒既不能有所建論是正賈生賢而知禮者
也親承宣室鬼神之間亦不能引經援古定
郊社明堂祀天配祖之儀以革秦世之淫祠
惜哉自是而後郊時祠禮之豐殺每與方士
之際遇相為盛衰渭陽五帝之親祠也以新
垣平平誅而帝怠於渭陽之祭太一諸祠之
郊拜也以繆忌忌亡而祠官領三一之祠而
昊天上帝反不得比所謂太一五帝者得享
郊祀之祭高祖創業之太祖亦終西都之世

不得享配天之祀豈不繆哉

按郊祀志天子

堂奉高傍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
時明堂圖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
圖及是歲修封則祀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
合高皇帝祠坐對對之服虔註曰漢是時未
高祖配天故言對光武以來乃配之蓋漢時
太一五帝之祠不一其在甘泉者曰郊時三
歲一親祠未嘗以祖配其在汶上曰明堂
武帝封泰山時所建方有高帝並祠每修封
則祀之終帝之世五修封而昭宣之後無幸
泰山修封之事則廢其祭矣然高皇帝之所
並祠者太一五帝不過天至成帝時匡衡請
徙甘泉祠於長安定南北郊又言王者各以
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之繼之今郊
雍鄜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
所載漢興之初儀制未定即且因秦故祠復
立北時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

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
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
時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
寶祠因是皆罷并毀不應禮之祠四百七十
五所然後祀禮稍正然終不能建議盡復三
代以來郊祀明堂嚴父配天之禮而哀平之
間怵於禍福之說南北郊與甘泉五時互為
罷復卒無定制至王莽秉政請復長安南北
郊祭天而以高帝配善矣然復以高后配地
祇而共祭則臆說不經為甚蓋莽將篡漢故
為是崇陰教以媚元后而遂其盜權竊位之
謀耳或曰匡衡之論正矣然史載初罷甘泉

泰時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宮竹折拔時中
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而
向以為不當革上卒無繼嗣哀平短祚漢以
中衰議者惑焉何也對曰千金之家其祖父
奉淫昏之鬼以求福而為之子孫者欲矯而
正之則所舉者未必蒙福而所廢者祇以掇
禍如諸時之神雖不正然漢代秦而興不能
以禮革之方且信方士之言愈加尊奉侔於
事天其祭之也且歷七世百五十餘年則其
靈響暴著也久矣固未易遽絕也漢之中衰
谷求固嘗預言之向以人事求以逮世祖中
天運然則固非廢淫祠之咎也興建武郊天即採用元始故事而不復襲漢

初之跡甘泉諸時未嘗領之祠官加以尊奉
而亦不聞其能驚動禍福以來紛紛之議則
以其絕之有素也故曰君子以作事謀始
道家者流其所言者鍊養之事符籙之術
耳然必以天帝諸神為宗陳后山作白鶴
觀記言漢兩劉校中書為七略其叙方伎
則有神僊諸子則有道家而老莊並焉天
地神祇三靈百神又皆出於禮官而今之
為道者合而有之益以符呪法籙捕使鬼
物皆老氏所不道晦庵亦言道家祀昊天
上帝為非且謂釋老之學盡當毀廢縱使
不能盡去則老氏之學但當自祀其老子

關尹莊列之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陽輩而
他百祠自當領於天子之祠官而不當使
道家預之庶乎其可也然觀太史公封禪
書首叙帝舜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祠五
岳之事以至三代郊祀之禮然後及秦漢
間不經之祠且歷叙始皇孝武所得燕齊
方士怪誕矯誣之說共為一書班孟堅遂
取以作漢郊祀志蓋秦漢之君不能明理
以古先聖王報本反始之大典視為求仙
徼福之一事故郊時諸祠其說多出於方
士作史者固不得而刪之也然少君欒大
公孫卿粵人勇之徒其所言怪妄諸說本

無關於祠祀者如使物却老闔墓及八海
亦叢雜附見於封禪郊祀之書何耶如此
則與道家之經典何異遷固儒者而著書
指意如此固無怪黃冠師得以夤緣附會
其說而啓后山晦庵之嘆也要之郊祀志
只當叙述所祀天地百神本末而諸方士
之言當別立方伎傳述之乃為允當道
家以符籙役鬼之說附會於天地百神則
遷固封禪郊祀之書實啓之以昊天上帝
並列於所謂上九位天尊者則鄭康成六
天之說實啓之

世祖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部

采元始中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
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青帝位在
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
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
為壇重營皆紫以像紫宮有四通道以為門日月
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
皆別位不在羣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齮合四百
六十四齮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齮合三百六十齮
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
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內鄉中營
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合三十二神
凡千五百一十四神營即壇也封封土築也背中

營神五星也及中宮宿五官神及五岳之屬也背
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
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祭酌也

黃圖載元始儀上帝壇圓八觚徑五丈高九尺
茅營去壇十步竹宮徑三百步土營徑五百步
神靈壇各於其方面三丈去茅營二十步廣坐
十五步合祀神靈以璧琮用辟神道以通廣各
三十步竹宮內道廣三丈有闕各九十一步壇
方三丈拜位壇亦如之為周道郊營之外廣
九步營六甘泉北辰于南門之外日月海東門
之外河北門之外岱宗西門之外為周道前
望之外廣九步列望遂乃近前望道外徑六十

二步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五寸為周道列
望之外徑九步卿望亞列望外徑四十步壇廣
三丈高二尺為周道卿望之外徑九步大夫
望亞卿望道外徑二十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
尺五寸為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
大夫望道外徑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為
周道士望之外徑九步庶望亞士望道外徑九
步壇廣五尺高五寸為周道庶望之外徑九
步凡天宗上帝宮壇營徑三里周九里營三重
通八方后土壇方五丈六尺茅營去壇十步
外土營方二百步限之其五零壇土茅營如上
帝五神去營步數神道四通廣各十步宮內道

廣各二丈有闕 為周道后土宫外徑九步營
岱宗西門之外河北門之外海東門之外徑各
六十步壇方二丈高二尺 為周道前望之外
徑六步列望亞前望道外三十六步壇廣一丈
五尺高一尺五寸 為周道列望之外徑六步
卿望亞列望道外徑三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
尺 為周道卿望之外徑六步大夫望亞卿望
道之外徑十九步壇廣八尺高八寸 為周道
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
二步壇廣六尺高六寸 為周道士望之外徑
六步凡地宗后土宮壇營方二里周八里營再
重道四通常以歲之孟春正月上辛若丁親郊

祭天南郊以地配望秩山川徧于羣神天地位
皆南鄉同席地差在東共牢而食太祖高皇帝
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而食
日冬至使有司奉祭天神于南郊高皇帝配而
望羣陽夏至使有司奉祭地祇于北郊高皇后
配而望羣陰天地用牲二燔燎瘞埋用牲一先
祖先妣用牲一天以牲左地以牲右皆用黍稷
及樂

七年大議郊祀制多以為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
下公卿議侍御史杜林以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
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乃定從
林議依舊制以高祖配

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壇上
西面北上漢舊儀曰祭天祭紫壇帷惟高皇帝
決日自外至者無匹不行天地高帝黃帝各用

犢一頭青帝赤帝共用犢一頭白帝黑帝共用

犢一頭凡用犢六頭漢舊儀曰祭天養牛五歲

之牛角鬮粟而此云日月北斗共用牛一頭四

營羣臣共用牛四頭凡用牛五頭凡樂奏青陽

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中營四門門用

席十八枚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

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篲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

無陛郭醜既送神犢俎實於壇南已地周禮凡

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祇之居辨其日月星

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
布祭衆寡與其居向孝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
掃地祭牲廟栗或象天酒旗坐五星廚倉具黍稷
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
廟序昭穆亦有似虛危則祭天圜丘象比極
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

明帝永平二年以月令有五郊迎氣因採元始故

事兆五郊於雒陽詳見祠

按自秦始皇有三歲一郊之制漢高惠二

帝未嘗親郊文帝在位二十三年親郊雍

時及渭陽五帝各一而已景帝不親郊武

帝元光後常三歲一郊昭帝不親郊宣帝

神爵已前十二年不親郊以後間歲一郊

元成如之蓋西都之所謂郊祀若雍五時

若甘泉太一皆出於方士祈福之說而非

有古人報本之意惟武宣以求僊成帝以
求嗣故三君親郊頗多而其清心無求者
則領之祠官修故事而已世祖置郊丘於
洛陽以高帝配祀始稍復古人祀天之制
但范史紀志不載親郊之歲月禮儀志云
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
世祖廟謂之五供豈每歲行之耶祭祀志
言二年初制郊采元始中故事按元始之
制常以歲孟春正月上辛若丁親郊祭天
南郊以地配冬至則使有司祭天神于南
郊以高帝配夏至使有司祭地祇于北郊
以高后配然則天地之祭每歲親祠者一

命有司祭者二豈歲以為常故不復紀述
乎

昭烈章武元年即位設壇於成都武擔山南用玄
牡二年十月詔丞相諸葛亮營南郊于成都

文獻通考卷之六十九

Blank page with faint vertical lines and ghosting of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